



地方形象的素描

一个地方的自然环境、地形地貌如何，往往可以从这个地方的地名体现出来。譬如绘画，地名是一个地方的形象素描。当然并不是所有地名都具有这种特性，而是指一些特有的地名。就说仪征，自然村庄的名称有50多种，其中绝大多数称庄，并以姓氏冠名。这些庄就只有一般地理属性。而有些地名就不同了，它有其鲜明特点。

仪征的地势西北高、东南低，地貌分平原、丘陵和岗地。各种地貌类型均可以从当地的特有地名中得到印证。仪征南部为沿江冲积平原，是先民们逐步对长江淤涨的沙洲垦殖形成的。人们世世代代在这里开河挖渠，筑堤隔圩，将沙洲渐渐改造成良田。境内河道纵横，沟渠如网，堤圩似枰。因此，沿江乡镇多河、桥、圩、港、湾、闸、

涵、洲、滩等地名，如沙河、汴河、盐河、旧港、梁湾、二闸、杨涵、沙漫洲等等。河渠多则桥多。朴席、新集、新城三镇以桥为名的行政村就有11个，占行政村总数的三分之一。南边有土桥、双桥、曹桥，公路沿线有八字桥、毛桥、郁桥、砖桥，以及孔桥、方桥、金桥、李桥。至于自然村庄以桥为名的就更多了。以圩为名的地方也不少，除镇称十二圩、村称田圩以外，自然村名“圩”的更多，仅十二圩镇就有27个，按顺序从头圩到十三圩，中间只缺七圩和十一圩。除此，还有外圩、中圩之分，老圩、新圩之别。青山镇仅占全镇面积五分之一狭长的平原上，就有14个圩。

仪征西部和中北部为高岗和缓岗丘陵地区。你不需实地踏看，只要从当地地名中就

能想象得到，这里必然是山势连绵，岗峦起伏，冲洼遍布。这种地形地貌尤以西部高岗丘陵区更为明显。临江的青山镇境内，有小青山、龙山和陡山三个山系，大小岗岭50余座，洼地13个，最大的蒋洼有田400余亩。从青山镇逶迤向北东折，龙山、陡山、青山、红山、长山、峨嵋山、桃花山等，如一条长龙环绕在仪征西北部。铜山、捺山和乌山则是互为犄角的3座突兀的山峰。人们依山而居，当然要选择宽阔的冲洼和平缓的岗地。久而久之，越来越多的人们就以所在山、岗、洼、冲以至坎、埂为村名，有的冠以聚族而居人的姓氏。以青山、铜山和月塘3个乡为例，以山为名的行政村有9个，其中原青山乡就有长山、红山、新山和官山4个；以岗为名的行政村和自然村有30个，比较知名的有枣林岗、葛岗、张岗等；以冲、洼为名的行政村和村民小组有32个。如果将北部缓岗丘陵区的山、岗、

冲、洼等地名加起来，数量就更多了。圩多山多，相同的地名就多。如十二圩镇叫二圩的村庄就有5个。地域小的地方地名相同给人们交往影响还不大，大的行政区划地名相同就会造成诸多不便。比如，仪征原来叫青山的乡镇、场圃就有4个，邮件投递和外地人找错了地方和

单位的事例常有所闻。为充分发挥地名在人类交往活动中的作用，何不将青山镇改名为龙山镇呢？这样可与江南的龙潭呼应。青山蚕种场未尝不可以叫陡山，青山园艺场也可以安墩为名。

(节选自帅国华《真州史话》)



铜山远景

仪征园林中的水

水是园林的灵魂，是构成景观的重要因素，园林水体给人以明净、清澈、近人、开怀的感受。古人称水为园林中的“血液”“灵魂”，古今中外的园林对水体的运用是非常重视的，“一勺则江湖万里”。仪征的园林也不例外，每个园林都离不开水。

在仪征园林中直接以水命名的就有水香村墅，阮元《广陵诗事》云：“汪晓岩堂水香村墅中，有藤花小径、清影轩、东城图画之亭、鹤柴鱼几、听雨廊、小濠梁、梅屿、桂岩、荫远堂及春醒阁、冲澹池馆、欵冬书屋。晓岩仲子文珂，字芝田，有《水香村墅十三咏》。”“清影轩、鹤柴鱼几、小濠梁、冲澹池馆”都与水有关，在十二景中占到三分之一。汪文珂《水香村墅》中写到水的就有“垂钓霜雪天，戴笠经堪里”“长桥卧流水，欧鹭常与盟”“时有坐观者，爱闻拔刺声”“深夜明月移，暗香逗波景”“香光入冲澹，红藕花满地”。一首诗中写到“水”的就有五行十句，可见水香村墅名不虚传。“道光十一年大水后，圯废，惟莲塘数百亩尚存。”还可以看到当年的水面确实不小，园名应该说名副其实。园林理水主张采取“绕”“掩”“静”诸手法，即是因不同程度地受过风水观念的影响。将水的刚柔、动静、明暗、虚实、急缓之特性，运用衬托、对比、借声、光影、贯

通、藏引等理水手法，在造景中，通过洲、岛、堤、矶、岸的形式，组合成多种变化的水景。

仪征园林中的水景多为静水，不流动且平静，给人以宁静、安详、朴实之感，它能客观地、形象地反映周围的景物，如倒影，能增强园林水景的美感及景观效果。这在朴园中最为代表，朴园地处蜀冈之上，水源相对匮乏，多采用人工开挖的方式理水，“循廊之东南隅，凌波结一楹，榜曰‘水木清华之阁’。阁之左，有轩曰‘秋水读书轩’”“俯视池水，波流潆洄，与饮渌亭相激射，觉无数峰峦，俱在一览”。园内水虽静，但“转而向北，则彝福堂前山之石屏也。屏之东，有过山亭，曰‘可窗’。由亭而登其巅远望，隔江诸山，缥缈云际，令人神怡心旷”。在假山之上可以看到长江之水和江南之山。

仪征的园林还有流动的水源，主要是引濠河、仪扬河及其他河流之水。颜《志》云：吴园“在半湾园东岸，吴步李筑，池台水通内濠及东城图画，颇占城南之胜，后有德树堂”。渔湾亭是康熙年间曹寅于沙漫洲隙地建亭，尝集渔人捕鱼于此。清

朝仪征人团升诗：“扬子古名区，西南富烟树。适有水中园，远在濒江路。”沙漫洲在长江与胥浦河的交界之处，直接借用丁江河之水，泛舟江河之中，看渔人捕鱼，饮酒作诗，水成为诗人诗兴大发的催化剂。萧园“有远山、长江、大河拥其前，清流急湍绕其侧”，胡宗伯作梅(1653—1718，宗伯指文章学问受人尊崇的大师)题联：“初日弄晴红近树，好风吹水绿平畴。”郑方伯昱(1670年进士，方伯是对布政使的尊称)有“远山兼天净，群山入户清”之句。

在明清仪征园林中有意思的是园林主人引江潮入园，每夭潮起潮落，不用去江边，在园中就可知潮讯。康熙中期邑人汪燕能筑的也园在猪市街后，有洞穴，通过城河引江潮入。

从仪征历代园林看几乎是“无园不水”。有了水，园林就更添活泼的生机，也更增加波光粼粼、水影摇曳的形声之美。园林水景可赏、可游、可乐。大水体有助空气流通，即使是一斗碧水映着蓝天，也可使人的视线无限延伸，在感官上扩大了空间。园林中各类水体，无论其在园林中是主景、配景，无一不

借助植物来丰富景观。水中、水旁园林植物的姿态、色彩，所形成的倒影，均加强了水体的美感。水生植物能够给人一种清新、舒畅的感觉，它不仅可以观色、闻香，还能赏姿，并欣赏映照在水中的倒影，令人浮想联翩。荷叶青翠而洁净，叶形如伞，大而美观。荷花淡雅清香，气质高贵。菖蒲是常绿水生观叶植物，与碎石相配以增加景观效果。芦苇丛植于水边，微风轻拂，哗哗作响，体现了动和静集合。在仪征园林中最常见的水生植物有荷藕，半湾园“池荷青且翠，新水正弥漫”[宋太宰莘诗《雨中游半湾园留饮》，宋莘(1634—1714)，诗人、画家、收藏家，明清时称吏部尚书为太宰]，萧园内亦有荷池。仁和王墉《游朴园二十首》之《远香书屋》云：“藕花风过处，心迹喜双清。”

张安保在《朴园记》中有“春润苹花，秋田芡实，陈粢戒洁，酌醴告虔”；白沙翠竹江村“黄犊柳阴眠，藕花浮略约”(石涛《十三景》诗之《耕烟阁》)；水香村墅“道光十一年大水后，圯废，惟莲塘数百亩尚存”。有芙蓉，石涛《十三景》诗之《芙蓉汎》“白沙翠竹江村 ‘芙蓉虽满

岸，来看拍秋潮”。盐运使曾燠《八景诗》也说“桥下千芙蓉，桥上人衣香”。王墉《游朴园二十首》之《水木清华之阁》云：“水木湛清华，芙蓉两度花。”张安保在《朴园记》中说：“芙蓉岸曲，渚水先秋；木犀香浓，禅心亦永。”其实朴园中还有其他水生植物如芦苇和蒲草，张安保在《朴园记》中说“红开菡萏之花，青入葭蒲之叶，则水木清华之阁览其全焉”。这些水生植物有净化水体的功能，也有欣赏之用，还有一定的食用价值。

当然水里不能没有鱼，石涛白沙翠竹江村《十三景》诗之《华黍斋》云：“怪石堆古壁，止水投文鱼。”王墉《游朴园二十首》之《饮渌亭》云：“波定知鱼乐，桥平任鷺眠。”金匱钱泳《朴园十六咏》之《宛转桥》云：“宛转复宛转，春来几度经。微吟过桥去，下有大鱼听。”《小渔梁》云：“在昔住渔梁，仙人云已去。春水望桃花，犹疑钓鱼处。”张安保的《朴园记》有“流水一湾，清见鱼跃”。更不用说渔湾亭了。曹寅云：“渔猎咸一途，黠者去其机。我心乐烟水，口已忘甘肥。娄东昔投纶，层波激堆磈。”观鱼、打鱼、食鱼，甚至买鱼、送鱼，《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》就有两则记载曹寅进送腌鲥鱼给康熙帝之事。

(节选自邓桂安《仪征园林文化》)

